

世界文豪译丛

THE TRANSLATION
SERIES OF WORLD
LITERARY GIANT

THE WORLD
SHOCKING
OF J. WALLACE

华莱士 惊世之作 4

贵州人民出版社

毕均轲 译



白宫黑幕

The Shady Deal of White House



世界文豪译丛

华莱士惊世之作 4

白宫黑幕

〔美〕欧文·华莱士 著

毕均轲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001号

责任编辑：唐欣

世界文豪译丛·华莱士惊世之作

白 宫 黑 幕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8 字数450千字

1994年8月第一版 1994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7-221-03444-3/I·598

全套(四册)定价：58元 每册定价14.5元

华莱士和他的畅销书

提起欧文·华莱士，人们的脑海里立即会浮现出一批又一批的畅销书，既有脍炙人口的《却善门报告》、《女妖岛》、《金房子》、《男人们》，也有揭露社会阴暗面的《白宫黑幕》，甚至还有带有色情描写《玫瑰梦》、《圣床》等。

华莱士的书每部平均印数为448万册，总印数不下2亿册。有人说他是世界第2位最畅销作家，也有说他排名世界第3的，总之，华莱士雄踞世界畅销作家前列是毫无疑问的。

有趣的是，华莱士的妻子、儿子、女儿都从事创作，而且都是畅销书作家，全家好似一个专产畅销书的工厂。著名的《人民年鉴》、《世界之最大全》就是他一家制作的。

华莱士出身好莱坞，那里的艺术氛围，奠定了他雄厚的文学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华莱士在美国军队服役时，就已经是一家杂志的随军记者。1942年，他被专门招募新兵的海军中将军若罗德·里根所发现，将他正式调到海军总部，分派他到海军总部的新闻图片司任职，后来又调他到信号部队任职。在那里，华莱士开始写作教育片和创作带有倾向性的电影剧本。从事长达10年的电影剧本创作之后，华莱士于1958年放弃剧本创作，转而制作畅销小说。

1960年，华莱士以著名的《却普门报告》一炮走红，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创作了许多既畅销又获好评的优秀小说。其中不少可毫无愧色地立于世界文学名著之林。

《却普门报告》堪称华莱士的第一代表作。它是根据50年代美国著名的性心理学家金赛对男女性行为的调查报告(The Kinsey report)而创作的。作品借三对男女的夫妻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的调查，透视了美国已婚女人的性观念和性隐私，从而揭示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性，只有伴随着爱，才成其为高尚的人类性爱。

《女妖岛》是华莱士又一部以性为主题的探索小说。作者从广袤海

域中找到一个尚处在原始、蒙昧状态的孤岛——即华莱士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在这个世外桃源里，华莱士向往的并不是陶渊明所憧憬的男耕女织的田园风光，而是这里原始的、自然的、赤裸的、毫无做作、毫无障碍的性行为。作者大概对西方现代的“性文明”过于厌倦，所以他向海洋深处寻找寄托，他终于找到了女妖岛，也为人类找到了又一个伊甸园。

对妓女和妓院的想法，可谓五花八门。在有的国家妓女是一种正当的职业，妓院是公开、正常营业的；而在大部分地方，妓院是藏在暗处，或者处在若明若暗之间。妓女和妓院的兴废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热门话题。华莱士以他的小说《金房子》加入了这场讨论的行列。

米娜姐妹在芝加哥开办了一家颇负盛名的妓院，名之曰“埃费雷俱乐部”，俱乐部里一间专门用来接待高级嫖客的房子，里面的一切用品，包括钢琴都全部用纯金制成，名曰“金房子”。

芝加哥市长为了实施他的所谓改革计划，更为了迎接亨利亲王的来访，费尽心机查封了埃费雷俱乐部。并将米娜姐妹关进了牢房。然而，亨利亲王莅临芝加哥后，取消了一切社交应酬，只为了要逛一逛慕名已久的埃费雷俱乐部。市长和警察局长只得双双到牢房去请求米娜姐妹重探旧业，恢复埃费雷俱乐部的风采。

《白宫黑幕》以日益严重的美国狂罪活动为社会背景，描写了美国统治阶层内部对解决社会犯罪问题的两种不同政治观点和派别的斗争。作品以大量的事实描述了美国社会的犯罪危机，揭示了白宫和联邦调查局的黑色内幕。

华莱士的作品在各国拥有广泛的读者。他的作品在中国也引进了不少，但由于制作水平参差不齐，显得良莠不分。我们希望这辑华莱士系列的出版，对于中国读者正确理解华莱士及其作品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编译者

1994年6月6日

目 录

第 1 章..... 1

这是南北战争以来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对这一点他深信不疑。无政府状态和恐怖统治着每个新的一天。你早晨醒来,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晚上。晚上睡下的时候,不知道早晨是否还能醒来。每天他吻别凯伦去上班的时候,总是心神不定,很害怕,担心回家时再也看不到她(和她怀的胎儿)还活着。

第 2 章..... 33

每个人都有见不得人的事情。神父也有,他也是人。他一定有不道德的行为,或者过去曾经有过。也许他还暗地里酗酒,也许和唱诗班的歌童搞过同性恋,也许他和妙龄女管家在密室里乱搞,也许他老娘是个共党分子。总会有一点点见不得人的事情的。你带着他没坦白过的材料到他那里去,见到他就单刀直入把材料亮出来。他就会乖乖开口了……

第 3 章..... 73

他在拥抱她道晚安时,他知道她需要爱抚,可是他的思绪被神秘的代号 R 密件缠住了,根本不想与妻子温存。但是为了表示对她的体贴,尤其是想到他即将出远门,两人几天见不着面,还是应该满足一下妻子的愿望。两人挑逗了一阵,他便将正事全忘光了,像妻子一样心猿意马了……

第4章 88

刹那间，一缕微弱的灯光在床上投下了半圆淡黄色的光影。灯光下，但见那女人挪动着身子向他贴近。笑嘻嘻地望着他的脸，用手向他调情，柯林斯吓得呆若木鸡，半天不会动弹，不会说话。那姑娘年纪很轻，披着一头金棕色头发，涂着红红的嘴唇，闪着油光的胸脯高高隆起，……

第5章 135

他租来一辆汽车，一路上东张西望，生怕有人监视跟踪，开进了迈阿密以西的埃弗格莱兹。他下了车，步行到一片长满红树的沼泽地边。3年多以前，他曾把100万美元装在一个金属盒子里埋在这个地方。他把盒子里的钱倒进几个他带来的杂货袋里，再把这些杂货袋装进一个新买来的手提箱里，然后顺原路返回小汽车。

第6章 154

柯林斯考虑了一下自己进退两难的处境。他身为全国最高的司法官员，能够同一个已经定了罪的重罪犯订密约吗？柯林斯知道自己的司法职务很明确：不是向雷登堡许诺什么，而是应当把他拘留起来。但是，考虑到情况的特殊性，他意识到自己肩负着更崇高的使命，要对国家负责。这是第一位的，它高于一切狭隘的法律条文。

第 7 章..... 183

那时，联邦调查局刚开始招收更多的女职员，她们不仅可以当秘书和办事员，还可以当特工和计算机操作员。综合计算机档案室当时正缺一联络官员，于是泰纳恩吩咐他的老部下阿德考克，要他亲自从报考的人中物色一名操作计算机最有经验，在性生活上也能百依百顺的女人。于是，玛丽·兰波便来到了泰纳恩的身边。

第 8 章..... 214

“那么，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总统先生，”柯林斯说着，慢慢地站起身来。“如果您一定要留用泰纳恩，就不能留用我了。我只好辞去司法部长职务，回办公室后立即就写正式辞呈，从现在起的 24 小时，我要充分利用其中的每一小时，到加利福尼亚州议会院去反对那条修正案，如果失败了，我将利用剩下的每一小时到州的参议院去反对那条修正案。”

第 9 章..... 235

胡佛手下的那帮子侦探搜集了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性生活情报。他还掌握了有关默罕默德·阿里、简·方达、本杰明·斯波克博士以及至少 17 名政府高级官员、国会议员和新闻界人士言行的详尽材料。可是胡佛的这一套与弗农·泰纳恩所干的勾当比起来，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第 10 章 266

“老兄，我的老兄，您真有两下子呀！”柯林斯高兴地喊了起来。他紧紧地拥抱着这位作家说：“伊斯梅尔，您不知道您作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呵。”

伊斯梅尔·扬摸不着头脑问：“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您把代号-R 密件挖出来了！”

“挖出什么来了？”

第 11 章 284

柯林斯点了点头，“谢谢您，总统先生。”他犹豫一下又说：“您知道，我回来的时候，一路上都在想着一个问题——在阿尔格城有位朋友对我说，如果有一天法西斯主义的幽灵光临美国，那也是人民投赞成票欢迎它进来的。可不是吗，这一回人民就差一点这样做了。”

疯狂的欲望 303

第1章 第三十五号修正案

这是南北战争以来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对这一点他深信不疑。无政府状态和恐怖统治着每个新的一天。你早晨醒来，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晚上。晚上睡下的时候，不知道早晨是否还能醒来。每天他吻别凯伦去上班的时候，总是心神不定，很害怕，担心回家时再也看不到她（和她怀的胎儿）还活着。

客人登门拜访使他感到意外——他已经忘记了他约定的这次会见，而且在答应与总统共进晚餐之后又忘记取消这次会见——现在他打算尽快和尽量体面地应酬过去。

但是，克里斯托弗·柯林斯并不想得罪这位坐在他对面的来客，因为他显然是个厚道、聪明、敏感而又彬彬有礼的人。要是换个时候，柯林斯准会乐于同他好好聊一聊。但现在不行，今晚不行。他桌子上还有一大堆要批阅的文件，他还要去白宫度过一个漫长而紧张的夜晚。

柯林斯决意谨慎地对待这次会见。这不仅仅因为他不愿使此人感到难堪，还因为他不想得罪联邦调查局局长泰纳恩。显然，是局长为了同此人合写自己的传记而鼓励他，甚至是要他来见柯林斯的。谁也不会莽撞愚蠢到要去得罪泰纳恩，新上任的柯林斯尤其不会这样做。

柯林斯的眼睛转向一台手提盒式磁带录音机，那是他的客人十分钟前放在桌子边上的。录音机还在开着，虽然暂时还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可录。柯林斯又抬起眼睛打量了一下这位年纪比他大的人。此人五十五岁左右，正在研究他带来的一张开列了许多问题的单子。他知道时间紧迫，急着要在单子上找出最有说服力和最重要的问题。

柯林斯端详着他的客人，突然感到此人的长相和他的姓不相称，他忍不住微笑了一下。此人叫伊斯梅尔·扬（伊斯梅尔，意为“被社会摒弃的人”；扬，英文是 young，“年轻”的意思——译者注），姓名和本人根本凑不到一起。柯林斯真希望有功夫问问他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字。伊斯梅尔·扬身材矮胖，大概是新英格兰地区的人，也可能是基督教长老会的教友，也许是苏格兰人的后裔（祖上和犹太人有点血缘关系）。带皱褶的灰制服在他身上绷得鼓鼓的。他的脑袋，中间秃，两边留着几绺稀疏的头发，可怜地梳向头顶，看上去就象头皮上长着连鬓胡子。他长了双下巴颏儿，看样子还在往外长第三个。他那胖乎乎的身子填满了椅子，悬在椅子的扶手上，活象一头搁浅的小鲸鱼。柯林斯最后觉得“伊斯梅尔”这个名字毕竟还是起得挺合适的。

柯林斯觉得此人全然不象一位作家。除了他那副需要擦拭的角框眼镜和熏黑了的棕色楠木根制的烟斗，他一点也不象一位作家。可是，他一开始就宣称自己是代笔作家。柯林斯从来没有会见过这种作家。显然，他还是一位有成就的代笔作家，为堕落的女伶、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黑人名将和天才军事家写过传记。柯林斯努力回忆是否看过这类的书。他自己没看过，但是凯伦可能看过，他一定要记住回头问她。

他现在才意识到伊斯梅尔·扬抬起了头，有几分腼腆地望着他，准备提下一个问题。

柯林斯一听到对方提问题，马上想到了一个脱身之计，一种尽快和最体面地结束这次谈话的办法，一切照直说就行了。

“是问我对弗农·泰纳恩有什么看法吗？”柯林斯把这个问题重复说了一遍。

“是的。我的意思是您对他的印象如何？”

柯林斯顿时想起了泰纳恩的模样。此人喳喳呼呼，蛮不讲理，象是《格利佛游记》中大人国的居民，传奇式的人物。个头和自己不相上下，胸脯宽阔，肌肉发达，短粗的脖子上挑着一颗又小又圆的脑袋，两只总是斜视着的小眼睛闪着锐利的光芒，说话粗声粗气。这副外表柯林斯是记得清清楚楚的。但是他对泰纳恩的内心世界却几乎一无所知。他只需如实一说就万事大吉了，就可以把伊斯梅尔·扬打发走

了。

“说真的，我并不很了解泰纳恩局长。我还没有来得及了解他。我担任这个工作才一周。”

“您担任司法部长才一周，”扬说，很得体地纠正着他，“但是您一直在司法部，根据我的笔记，您到这里差不多快十八个月了。据我所知，您在前任司法部长挪亚·巴克斯特上校手下当了十三个月的副手。”

“确实如此，”柯林斯承认说。“但是作为副部长，我很少见到泰纳恩局长。不信您去问他，他会证实这一点的。巴克斯特上校确实经常见到他。他们算是有些交往吧。”

伊斯梅尔的眉毛向上扬了一下。说：“我知道泰纳恩局长没有什么朋友。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我是从同他的谈话中得到这个印象的。我认为只有他的助手哈里·阿德考克是他的一位密友。而且就是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我多少认为也主要是工作关系。”

“不然，”柯林斯坚持说，“如果说他毕竟还有密友的话，那么巴克斯特上校也是一个。我认为有一点您是对的，泰纳恩局长确实是一位孤独的人。如果您回顾一下，我想您会发现历任的联邦调查局长都是孤独的人。这是工作性质决定的。话说回来，我很少见到他，对他全然不了解。”

这位作家不甘就此作罢。他从嘴上取下他那旧烟斗，舔了舔嘴唇。“但是，柯林斯先生……”他停了一下说。“称呼您先生对吗？还是称呼司法部长，也许是应该略去前面的定语，只称部长……”

柯林斯微笑道：“称我柯林斯先生就行了。”

“那好。我想说的是巴克斯特上校在五个月前犯病之后，您暂时在这里负责，直到一周之前正式任命为止，您实际是司法部的首脑。据我们所知，联邦调查局在您领导之下。联邦调查局局长泰纳恩是您的下级，所以您一定接触过……”

柯林斯勉强笑了笑。“泰纳恩局长是我的下级？扬先生，看来您得多了解一些情况哩。”

“这正是我到这里来的原因，柯林斯先生，”扬认真地说。“我就是到这里来打听的。不了解联邦调查局局长同司法部长、总统、中央情

报局以及政府中每个人的确切关系是什么，我是无法为他写传记的。也许您以为我该去问泰纳恩局长本人。请相信我，我已经去问过了。他对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以及他个人在其中的地位不甚了解，简直令人吃惊。有些事情我从他那里无法弄清楚。不是他不愿意告诉我，只是他不感兴趣，而且相当不耐烦。他感兴趣的是谈他在联邦调查局的历史：他在埃德加·胡佛领导下工作时的功绩，以及他后来辞职和复职的经过。不错，我对这些事情也感兴趣。这些也是传记的重要内容。不过我也想知道他在整个政权结构中占据什么位置——我指的是他和同僚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柯林斯决意要帮忙把这一点搞清楚，即使要花费几分钟时间也在所不惜。“是的，扬先生，我对您开诚布公地说吧。政府手册中规定，联邦调查局局长在司法部长领导下工作，手册上是这样说的，但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根据公共法第90—351号第6章第1101项，联邦调查局局长并不是由司法部长任命的，而是由总统根据参议院的提议和同意来任命的。既然联邦调查局局长只是同我磋商和研究工作，我没有支配他的最高权力，而总统对他却有这种权力。总统一个人就可以不经参议院的批准撤换他。所以，除了字面上那样规定以外，泰纳恩局长并不是我的下级。象他那样的人，你现在该了解了，不会是任何人的下级。我相信泰纳恩象历任的联邦调查局长一样，他知道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当一辈子局长，而把历任司法部长看作只不过是些匆匆的过客。所以，再回头来谈您原来提的那个问题或那些问题，泰纳恩局长从来不为我工作，我也从来没有和他有更多的联系。没有，就是在巴克斯特住进贝塞斯达海军医疗中心之后，我作为司法部副部长主管司法部期间，同他也没有什么联系。我很抱歉，我不能再帮您什么忙了。事实上，我不明白为什么泰纳恩局长派您来找我。”

扬伸了伸腰，说：“噢，不是他派我来的，是我自己要来的。”

柯林斯瘦长的身躯在靠背皮转椅里往上挪动了一下，说“原来如此。”他放心了，他不会有什么对不起泰纳恩局长之处。他可以缩短这次会见的時間而且又不得罪泰纳恩。但他仍然打算象刚才那样好好对待扬。他想给他一点帮助，不管是多么少的一点，好把他高高兴兴地打发走。“不过，言归正传，您是要听我对泰纳恩局长的看法的，为

了您那本书……”

“不是为了我的书，”扬急忙说。“是为了泰纳恩的书。这本书署泰纳恩的名字。我是想从同他共事过的人那里了解他的一些情况。即使您不很了解他，我还是希望……”

“好吧，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给你谈谈我对他的印象吧。”柯林斯说，极力找些稳妥保险的话来说。“我对这位局长的印象——他显然是一位实行家，——一位实干家，一位不含糊的人物。干他那一行，他大概是最适合的人选。”

“在哪方面？”

“他的工作是调查犯罪案，调查违反联邦法的行为。他的工作是查明情况并提出报告。他对调查结果不作结论，甚至不提倾向性意见。其余的工作是我的，我根据他调查的结果提出诉讼。”

“那么，您是实行家啰，”扬说。

柯林斯更加钦佩地打量着他的来访者。“实际并非如此，”他说。“听起来象是这样，但是情况并不是这样。严格地说，我只是司法部许多法官中的一员。我们不慌不忙、谨慎地工作，泰纳恩和他的特工们则直接从事危险的任务。好吧，为了达到您的目的，我再谈谈我对他仅有的另一点看法，那就是他不论做什么事情，一旦认准了，他就奋力去做，他很倔犟，当然是指好意而言。譬如，现在正在提付表决的第三十五号修正案，一经总统提出，泰纳恩就坚决支持……”

伊斯梅尔·扬插话说：“柯林斯先生，第三十五号修正案不是总统提出来的，而是泰纳恩提出的。”

柯林斯怔了一下，眼盯着这位作家说：“您从哪里知道的？”

“局长亲自对我讲的。他说那是他的杰作。”

“不管他是怎样想的，那不是他的作品。但是您的话印证了我的看法。他一旦热衷于某件事情，就会把它看作是自己的事情。您瞧，他的确成了支持第三十五号修正案的主力。他会象别人一样，或许甚至比别人还认真负责地设法使这条修正案得以通过。”

“但是这条修正案还没有被通过哩，”扬平静地说。“对不起，它还没有得到四分之三的州的批准。”

“可是，它会被通过的，”柯林斯说。他对那些题外的话有些不耐

烦。“只要再有两个州通过它就行了。

“不过，只剩下三个州没投票了。”

“三个州里面有两个在今晚进行最后表决。我认为第三十五号修正案今晚就会成为宪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除了泰纳恩局长在通过这条修正案上起的作用外，其他都是题外之话。”他看了一下表说：“好吧，我想谈得差不多了吧……”

“柯林斯先生，还有一件事，如果可以的话……”

柯林斯抬起眼来，注意到了客人热切的面部表情，等他说下去。

扬继续说：“我知道这件事与这次会见无关，但是我想了解你的看法。”他顿了一下又接着说：“柯林斯先生，您喜欢第三十五号修正案吗？”

柯林斯眨了眨眼睛，沉默了片刻。这个问题突如其来。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甚至没有对他的妻子凯伦明确地回答过这个问题。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清楚地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喜欢它吗？”他慢条斯理地重复道。“不很喜欢。真的，不喜欢。说真的，我很少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一直忙于部里改组的事，我相信总统，还有……还有局长……”但是，先生，这与您有关，与您主管的部有关啊！”柯林斯皱了皱眉头。“我了解这一点。但我仍然相信总统会妥善处理。也许我对这条修正案有些保留，但我提不出比它更完美的东西。”说到这里，他发现彬彬有礼的扬先生此刻不那么温和了。柯林斯忍不住想了解一下他的看法，于是问道：“扬先生，您喜欢它吗？您喜欢第三十五号修正案吗？”

“严格地只限于你我之间说说，保证不向外传，行吗？”

“当然。”

“我不喜欢它，”扬直截了当地说。“我讨厌践踏《人权法案》的任何东西。”“我觉得您那样说有些过分。第三十五号修正案是用来修订和替代《人权法案》的，但只限于在一定条件下，即只是在国内情况十分危急，国家有可能瘫痪或者有灭亡的危险时才会援引它。显然，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迅速地往下滑，而第三十五号修正案将赋予我们制止混乱，恢复秩序的某种手段……”

“它将给我们提供镇压的方法。它将以自由为代价来换取安宁。”

柯林斯感到有点厌烦，决意要结束这场讨论。似乎人人都知道每件事情该怎么办，每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可是，到他去做时，就不行了。“好啦，扬先生。您了解外面大街上发生的情况。这是我们有史以来危机最深刻的时期，犯罪行为和暴力行为至为严重。就拿两个月以前一帮有组织的流氓对白宫的袭击来说吧。投弹、机枪扫射，杀害了十三名卫兵和特工人员，打死了七个手无寸铁的游客，洗劫了东厅。英国水兵在一八一四年曾经那样干过一次，此后就再没有发生那样的事件了。但那时我们在和英国人打仗，英国人是我们的敌人。可是两个月以前的那次袭击却是美国人自己干的，是美国人干的啊！处处不安宁，人人自危。您看了今天早晨的电视新闻吗？您读了今天的报纸吗？”

扬摇了摇头。

“那么就让我给您讲讲，”柯林斯说。“伊利诺斯州的皮奥里亚城警察局，早班人员开完碰头会，任务分派下去之后，警官们出来上摩托车和巡逻汽车时，遭到了一帮人的伏击。简直是血肉横飞，一场大屠杀。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警官被打死打伤。您对这种事情有什么办法呢？还有这样的事实，是一位数学家今天提出来的，他说，今年在亚特兰大出生的人，如果继续在那个城市住下去，每九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会遭到谋杀，您又有什么法子呢？我再说一遍，我们现在遇到的犯罪严重的情况，是我们整个历史上空前未有过的。您看有什么法子解决？您打算怎么办呢？”

显然，伊斯梅尔·扬以前探讨过这个问题，因为他的回答是脱口而出的。“要是我，我就用重建的办法把我们的家园整理收拾好。彻底整顿好。正如乔治·肖伯纳说的那样：应受鞭挞的罪恶不是道义上的罪孽，不是苦难、贪婪、教士的谋害、君王的权术、蛊惑、垄断、愚昧、酗酒、战争、瘟疫，也不是贫穷带来的其它恶果，应受鞭挞的恰是贫穷本身。要是我，我就采取激烈的措施消除贫困，消灭经济压迫、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从而消灭犯罪现象……”

“现有没有时间来彻底整顿。要知道，您说要采取根本措施，我并不反对。在适当的时候会这样做的。”

“一旦第三十五号修正案通过了，就永远做不成了。”

柯林斯没有心思继续辩论下去了。“扬先生，我很想知道，您和泰纳恩局长在一起工作时，也这样谈话吗？”

扬耸了耸肩。“要是也这样谈话，我就不会在这里了。我跟您这样，因为我觉得您是个正派人。”

“我是个正派人。”

“而且——我希望您不会怪我说出这一点——我简直无法理解您和那一帮人混在一起干什么。”

这句话触到了柯林斯的痛处。两个月以前，当他决定接受司法部长这一职务时，凯伦也提过这个问题。当时，他还对她作了一番解释，但是现在，他不打算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重复那种解释。他没有解释，而是说：“您愿意看到另外一个人担任这个职务吗？愿意看到泰纳恩局长推荐的某个人吗？您知道我为什么接受这个职务吗？那是因为我相信好人会先胜利。”他又看了一下手表，然后站起身来说：“对不起，扬先生。没有时间了。您进来时我就告诉过您，我还有一堆案件要复审，然后我还要到白宫去一趟。您瞧，我还会了解更多更多的东西。过几个月之后也许我能向您谈更多的情况。那时您再挂电话找我好吗？”

伊斯梅尔·扬站起来，放下他的笔记本，拿起录音机并把它关上。“假如您还在这里，我会打电话找您的。我希望您还会在这里。”

“我还会在这里的。”

“那我就打电话找您。十分感谢。”

克里斯·柯林斯同作家握了握手，然后看着他摇摇摆摆地朝通向接待室和大厅电梯的会议室走去。

他忽然想起刚才有一件事忘了问问这位作家。“扬先生，顺便问一下。您和泰纳恩局长工作多久了？”

伊斯梅尔·扬在门边停了下来。“快六个月了。六个月以来，每周去一次。”

“对啦，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对他有什么看法呢！”

扬淡淡一笑。“柯林斯先生，”他说，“我将援引规定不许逼供的第五号修正案，”他咧了咧嘴笑着说：“第五号修正案还有效哩，对吗？”